

幻海纳 1.50

漂流瓶丛书



霹雳小神探



小镇魔影

[德] 伊雷娜·齐默曼 著
汉斯·君特·齐默曼 著
刘冬瑜 温彪 译



明天出版社



漂流瓶丛书·霹雳小神探

小镇魔影

刘海栖

主编

[德] 伊雷娜·齐默曼 著
汉斯·君特·齐默曼
刘冬瑜 温彪 译



明天出版社

丛书名 漂流瓶丛书·霹雳小神探
书 名 小镇魔影
著 者 [德] 伊雷娜·齐默曼 汉斯·君特·齐默曼
译 者 刘冬瑜 温彪
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电 话 (0531)2060055-4710
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地 址 山东省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 1092mm 32 开
印 张 5.75
千 字 82
ISBN 7-5332-3511-8/I·888
定 价 8.20 元

Das tolle Trio jagt den Hamster by Zimmermann & Zimmermann
Copyright © 1996 by K.Thienemanns Verlag in
Stuttgart-Wien-Bern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镇魔影 / (德) 齐默曼等著; 刘冬瑜, 温彪译.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1.7

(漂流瓶丛书·霹雳小神探 / 刘海栖主编)

ISBN 7-5332-3511-8

I. 小... II. ①齐...②刘...③温...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2354号

1.0 0/0 102

内容简介

“海茨每天都整理房间！”“海茨每天都准时回家！”这就是夏蛙和大卫姐弟俩从父母嘴里得到的关于海茨的印象。更为糟糕的是，父母要去非洲的津巴布韦出差三个月，夏蛙和大卫将不得不到巴伐利亚的萨宾娜姨妈和海茨的家里住三个月！天天同一个模范孩子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人难过呢？

但是，事情远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糟糕。姐弟俩发现，在乖巧的背面，海茨有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使他们在海茨家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且，当他们离开巴利士·格伦的时候，每个人的存折上都有了一笔不小的存款：因为他们三个人联合起来，侦破了一个诈骗案，使惯骗落入法网，避免了萨宾娜姨妈被骗婚的不幸结局，他们也因此得到了警方的高额奖金。

作者简介

伊雷娜·齐默曼，女，教师、作家，一九五五年生于德国拉汶斯堡，曾在弗莱堡攻读德国文学和政治学。汉斯·尹特·齐默曼，教师、作家，一九五一年生于德国瓦布林根。伊雷娜和汉斯一九八一年结婚，现有两个孩子，生活在巴登巴登。

译者简介

刘冬瑜，女，自由职业者，一九六二年生于江西新余，北师大历史系毕业。一九八七年留学德国。温彪，公司职员，一九六一年生于江西新余，清华大学力学系毕业，一九八四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刘冬瑜和温彪一九八七年结婚，现有两个孩子，定居德国纽伦堡。



第一章

关于海茨，我们听到的全是好话。

“如果换了海茨，他这会儿肯定早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每次我们不愿意整理房间，而房间里确实像一个战场的时候，爸爸就会这样指责我们。

“海茨肯定会准时回家！”每次我们回家晚了，妈妈也会拾出海茨来训我们。

“那个鬼海茨！有什么了不起呀，叫那么难听的名字！”夏蛙生气地骂着。

她这么一说，我倒乐了。夏蛙的名字本来是夏娃·玛丽亚·玛蒂德。夏娃·玛丽亚是爸爸妈妈给她取的名字，玛蒂德是她教母送给她的名字，因为她教母自己就叫玛蒂德。这么一来，她就成了夏娃·玛丽亚·玛蒂德。

每次妈妈叫她“夏娃·玛丽亚，过来一下”，她准会急得跳起来。她最大的理想，并且为此做出的最





大的努力，就是尽量在班上隐瞒她的真实名字。

所以，在我看来，夏娃·玛丽亚同海茨并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夏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榜样。不像那个讨厌的海茨，爸爸妈妈恨不得把他抹到我们的面包上，好让我们天天看得见他，向他学习。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

这会儿我正在抹面包，准备带到学校去，课间的时候可以补充补充能量。妈妈在化妆。这个时候，家里人都尽可能不去打扰她，要不，她的心情从早上开始，就会“多云，有小雨”。爸爸还在睡觉。明奇，我们家那只厚颜无耻的公猫，急躁地潜伏在我旁边，随时等着我手里的香肠不小心掉到地上去。这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铃响在我们家是家常便饭。我们家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因为我们家的号码跟一家比萨快送店的号码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是我接电话，我有时候根本不报自己的名字“大卫·齐姆特罗德”，而是直接说：“我们的比萨饼全部卖光了，请您明天再打电话！”有一天晚上，我正这么说的时侯，让妈妈听见了。她说，如果让比萨快送店知道了，肯定会找我们算账。从那以后，只有妈妈不在旁边的时侯，我才开这样的玩笑。





电话还在叫着。这会儿七点刚过一点儿，订比萨还早了一点儿，我想。夏蛙捷足先登，抢了电话。我只听见她激动地在那儿跑来跑去，嘴里对着电话大声叫着：“好，马上，我叫他！”

“爸爸，是非洲的电话！你快点儿……”

什么呀，我心里想着，非洲？不可能是非洲打电话嘛。不过爸爸还真信了。他跌跌撞撞跑进门厅，抓起电话，不过拿反了，听筒对着嘴，话筒对着耳朵。

这时，全家都过来了，统统围在他身边：妈妈紧张地眨着眼睛，眼睫毛上的睫毛膏还没涂好，看上去乱七八糟；夏蛙光着脚站在那儿，不过这次爸爸没看见，因为他一心一意地在接电话。还有我，这时候当然少不了我。

我竖起耳朵听着。肯定是什么重要事情，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是神经兮兮的样子。不过，我一句都没听懂，因为爸爸讲的是英语。可恶的是，打完电话以后，他跟妈妈还接着用英语说个没完。他们总是这样！

每次他们有些事情不想让我们小孩听见，比如关于圣诞礼物之类的，他们就说英语。好在他们这一招快要失灵了，因为明年我就上中学了，那时候，他们什么也瞒不了我。（德国小学四年制——译者注）





夏蛙宣称，她懂英语。我对她说：“快帮我翻译一下，爸爸在那儿说了些什么！”但是她结结巴巴的，说不出什么名堂，还说，这事儿和我没关系。

哼，如果拉斯今天中午打电话来，我肯定要对他讲：“请等一下，我去叫夏娃·玛丽亚·玛蒂德。”我得用这个方法报复她。

拉斯是夏蛙的同学加偶像。如果他知道夏蛙的真名，肯定会笑掉大牙，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我现在有别的问题。刚才我们围着爸爸打电话的时候，贪吃的明奇把我夹好的面包肉叼走了。

“该死的老猪！”我生气地冲它吼了一声。那是家里最后一片香肠，而果酱面包我不想带到学校去。你们别以为我不喜欢明奇。但是，尽管如此，它不能拿我的香肠填它的肚子！

我真的生明奇的气了，它吃掉了我的最后一片香肠，真够可恶的。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不断地买新香肠。我准备回房间，偷偷拿一块库存的巧克力带上。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妈妈在哭！我轻轻地接近客厅的门。这事儿肯定跟刚才那个奇怪的电话有关。

“这是一个机会……你想想啊……”我听见爸爸





说，“再说，不就三个月吗？”

“孩子们怎么办哪？”妈妈抽着鼻子说。瞧，这事儿跟我们有关。

学校的课早就开始了。我心里大叫一声：“不好！”

飞皮斯，我们的数学老师——我们本来应该叫他朗宁先生。但是，不知道谁说过，他长得像动物园里的猴子飞皮斯。打那以后，我们都管他叫飞皮斯。他非常严厉，最看不惯迟到的人。可是，今天家里的事情更重要，那有关我的前途呢。

我想找个好一点的角落继续偷听，可电话又响了。

“比萨怎么还不送来呀？你们干什么哪！”我听见电话里有人在吼。这时，妈妈发现了我，立刻把我赶出了家门。没办法，我只好上学了！

“非洲！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路上，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路上研究问题，当然就走不快，这个谁都知道。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电话的那一头不可能是地球的某一个部分，那么，只能是某一个人给爸爸打电话。不过，我左想右想，实在想不出我们认识非洲的什么人。我们惟一的亲戚是妈妈的妹妹和她妹妹





的儿子海茨。他们住在巴利士·格伦，好像是巴伐利亚的一个什么地方。（巴伐利亚，德国南部的一个州，境内有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首府为慕尼黑——译者注）

这么一路想着，时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许多。我到学校的时候，学校的第二节课都已经开始了。我们第二节是鲍泽尔太太的德语课。她的课最没劲，我们都懒得给她取外号。

“她可以代替任何催眠药。”奥立弗曾经这样宣称过。他说的肯定没错。他是我们班的留级生，学校的老师他基本上全认识。

不过，鲍泽尔太太有一大优点：她记不住任何人的名字和模样——简单地说呢，就是健忘症。她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第二天她自己全忘了。我们每天早上都想，如果她忘了来学校上班就好了。这样的事儿倒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怎么避免自己的名字上班级簿。平常有谁迟到，准得被记上一笔。

我悄悄溜进学校的休息厅。首先，千万不能让学校的管理员看见我。接着，我飞快地跑到教室门口，把外套和书包放在教室门口，这一点很重要。然后，我大大方方地打开教室的门。一时间，二十五个学生





全转过身来看我——对他们来说，总算有点儿新鲜事儿，可以调剂一下了。

鲍泽尔太太当然也注意到我了。她说：“嘿，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安德雷亚斯？”

“对不起，我是大卫。五分钟前您同意我去厕所的！”

鲍泽尔太太看上去有点迷茫，显然想不起来有这么一回事儿。她耸了耸肩，难堪地笑了笑，然后嘟哝了一句：“哦，哦，是这样。”

这个时候，我简直觉得她好极了。我甚至当即决定，将来再也不惹她生气了。至少，我现在下了这么一个决心！

非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有人邀请我们去非洲？我好像已经看见大象们了。老天，看同学们怎么羡慕我吧——还有那些老师！想到这，我决定到时要假装无所谓地到学校去，直接去校长办公室，对她说：“最近一段我不能来上学，我要到非洲去旅行，三个月！”

中午回家的时候，我看见餐桌上摆的又是比萨。

“对我们来说，这倒是一个优点，”爸爸说，“连我都记住了比萨快送店的电话号码。”





中午吃比萨饼，这在我们家通常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将要出现危机。就是说，整个上午，爸爸妈妈都在讨论重要的事情，所以没有时间准备一顿合理的、含丰富维他命的午餐，而合理的饮食是妈妈长期以来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追求。他们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做饭的：爸爸是考古学家，就是那种专门研究古代的破锅烂瓦的人。不过，目前没有什么东西等着他挖掘、研究，所以他改开出租车了。妈妈原来是他的助手，爸爸没有工作，她当然也就跟着失业了。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非洲呀？”吃中饭的时候，我问他们。我觉得，早上的电话肯定是邀请我们去非洲的。

爸爸听见我这么问，吓了一跳，手里的比萨饼也掉到裤子上去了。要在平时，妈妈早就小题大做了：“谁洗谁烫啊，啊？”还有：“你们就不能做一个文明人，吃饭的时候用餐巾纸吗，啊？”但是，她今天什么都没有说。奇迹！她看上去比平常苍白一些。对了，我早上离开家的时候，她的妆还没化完呢。

“我们什么时候去非洲？”我又问了一遍。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夏蛙鼻子里不屑地“哼”了一声，干脆站起身，走了。





爸爸慢腾腾地说：“大卫，你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

哈，这样的开场白我已经听多了。每当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就成了大孩子了，该懂事了。但是，当我有真正重要的事儿的时候，比如说，跟朋友们一起骑车出去玩儿什么的，我就又变小了。我知道，这回我又惹上麻烦了。

“大孩子了。”爸爸又重复了一遍。他一紧张，就会重复前面的话。有些话，他甚至会重复三遍。通常这种情况下，妈妈都会急得跳起来。

这会儿她也打断了他，对我说：“大卫，你知道，你爸爸已经失业好久了。今天早上，津巴布韦（南部非洲国家，农业发达，有南部非洲粮仓之称——译者注）的一个研究所给爸爸来电话。他们需要一个人帮他们干三个月。这对爸爸来说，是一次机会，你明白吗？如果他在那儿工作过，那么他在那儿搞出的研究成果对他今后的事业就大有帮助。再说，”她停了一下，眼眶有点湿润，我看她快要哭了，“总共只有三个月。”

在津巴……那个国家叫什么来着，津巴巴韦还是什么的，反正是非洲。哈哈，在津巴巴韦呆三个月，不用上数学课，太棒了！





“好哇！”我回答说，“我觉得爸爸应该利用津巴巴韦这个机会。”

“求求你，是津巴布韦，你这个笨蛋！”夏蛙又到厨房来了。她纠正我说。

“管它叫什么呢，反正好就行了！”我反驳她说，“我们在那儿，可能会住在一间竹子做的房子里。我们在那里吃什么呀？可不可以带点巧克力去？那儿可能没有花生巧克力……”

但是夏蛙不让我把话说完。她打断我说：“你这个笨蛋，这次旅行没你什么事儿！”看见我脸上吃惊的样子，她补充了一句：“也没我什么事儿！”

什么？爸爸妈妈两个人去非洲？把我们扔在家里？他们经常晚上从不出门，号称害怕我们两个孩子在家里会出什么事情。而且，如果我们要去什么地方，非得跟他们说清楚具体地点，如果晚那么一点回家，还得给他们打电话。“我必须知道，我的孩子在什么地方。”妈妈经常这么说。现在好了，他们俩要把我们扔在家里！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你别给我添乱了，已经够乱的了。我们为的是你们的前途。”爸爸对我说。

这时，电话响了，爸爸奔过去接。他跑那么快去





小镇魔影

接电话，肯定是为了躲我们远点，省得看着我们苦大仇深的样子难受。

我们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发呆。妈妈也不再说什么。时间一分钟一分钟默默地过去了，没有人开口。让妈妈安安静静地反省反省吧，谁让她把我们丢在家里不管的！

她不管我们了。我细细地想着玩味着，越想越有意思。我们从此可以吃麦当劳或者其它诸如此类的东西了，爸爸妈妈远在天边，不能禁止我们干什么。再说他们也得作出一点让步嘛。

再也不用讨论，商量，晚上我们可不可以晚点儿上床。收拾屋子的事情，哈，当然也没人管了。还有完全自由的领地——我的朋友想什么时候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来。没有人会过问我是不是练过钢琴……

“可以！”想到这儿，我决定让他们走，就当他们休假三个月吧。再长可不行，往下我就该过生日了，夏蛙能送什么礼物，我根本想都懒得想。

夏蛙想了很久，得出的结论大概和我差不多。

“我们不做爸爸的绊脚石，”她对妈妈说，“我想，我们真的是大孩子了，我们就……”

“好了，她同意了。”爸爸结束了今天第二个重

